

无言的贝母山

□张瑞田

我感受到了若明若暗的人间烟火。

贝母山大峡谷的宽度不低于50米,一侧是季节河,大山从河床直插云天,另一侧的山显得温和,密密匝匝的灌木,从山下向山上蔓延,祖母绿玉石一样的苍翠,铺展成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山山岭岭有了明暗,有了色差。汽车从一道山梁下来,进入一条山间小道,两侧是两尺多高的萋萋荒草,像两队欢迎我们到来的朋友,舞动身躯,扬起双手。从车窗望去,看见十几位少年在山路行走,他们背着书包,穿着朴素的秋装,听到汽车的马达声,自觉地分散到两侧,停下脚步,看着驶过的汽车。山中少年俊朗、礼貌,他们抬手敬礼,短促、有力地:叔叔好!我们举手还礼,叠声回答:小朋友好!

山高、路远、坑深,怎么有人居住。突然想起牧羊人和他的羊群,便做出判断,这些小学生一定是牧羊人家的孩子。这里的牧羊人不止一家。陪同我们的宁南县朋友说,大峡谷的尽处有一个村庄,他们是探矿者的后裔。有清一代,一群探矿者到深山老林找矿,他们深信,无人进出的大山会有无尽的宝藏,于是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进入大山找矿、开矿,一代代人顽强生活下去,直到今天。他们的命运引起我的兴趣,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,是否经历过辉煌和痛楚的失败,今天的坚持又为了什么?想到这些,我本能地回头,看着身后那些快乐、健康的孩子。他们在草地上移动的身影,朝气蓬勃,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。

贝母山,位于四川凉山州宁南县,奇伟的山体如同同一位粗犷的男人,舒展双臂,俯首沉思。险峻中透着飘逸,柔曼中显现着独有的巍峨。我从不同角度仰望贝母山,看贝母山的野性,没有修饰的壮观,看贝母山浑身是胆、无所畏惧的样子。

在贝母山大峡谷穿行,途经一条幽婉的瀑布。我被瀑布陶醉,停下脚步,拨开树丛,在鹅卵石上跳跃,靠近飞流直下的水花。瀑布高达30余米,从山顶

缓慢倾斜,犹犹豫豫的。以扇形直扑地面,借助山体的石阶,摆动身体,舒缓、抒情地展开,哗哗哗、啦啦啦,一路吟唱,如同一支永远唱不完的山歌,在峡谷中回旋。今年欣赏了很多瀑布,广西的德天瀑布、贵州的黄果树瀑布,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,的确令人击掌。只是太嚣张了,让人惊奇,也让人窒息。贝母山大峡谷的瀑布很从容,看她烂漫的舞姿,倾听她纯情的低语,似乎看到了贝母山大峡谷中的一段儿女情长。我好奇地问宁南的朋友,眼前的瀑布有名字吗?没人回答。这也是回答。没有名字。隐藏在贝母山大峡谷的瀑布,她以自身的高傲,一个人在峡谷中坚守。她的舞姿跳给自己看,她的歌唱给自己听,她的存在价值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我跳到岸边,从远处仰观瀑布。脚下是草,还有灌木丛,汽车碾轧出的车辙深深浅浅。我想为这条瀑布起一个名字:情人泪。她是贝母山大峡谷单纯、典雅的情人,她不施粉黛、不做惊人之举,那些诗意的呈现极其自然,就像她的贝母山,就像她的大峡谷。

夕阳西下,暮色阑珊。山中的暮色之美着实独到。山崖、树,依然清晰可辨,树距之间的空隙弥漫着暮色,海水一样清洁。有鸟从这块“布景”中飞过,黑色的翅膀擦着暮色消失在大山背后,留下几许苍凉。我若有所思之间,汽车再一次停下,几个人指指点点,走向一块山崖。隐约听到议论,那块岩石与一位名人相像,或许是附体。我对这样的穿凿不感兴趣,甚至认为,对绝妙山体附会一些世俗之言,是对大山的冒犯。大山是自然的精灵,他的价值正是于天地间雄伟耸立,在昼夜之间默默思忖,是对我们一次又一次无声的告白。贝母山会说话,他的语言我们心领神会。

从贝母山大峡谷出来,天色黯淡了。抬头看天,海蓝蓝的苍穹,有星星,有薄薄的云。汽车从山路返回宁南,贝母山大峡谷的瀑布依旧在我眼前缓缓飘落,那是一行至深至切的情人泪……

参孙是个有名的大力士,其无穷的力量来源于头发,上帝正是通过他的头发赐给他力量,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。因其力大无比,非利士人无计可施,便用金钱诱惑他的女人大利拉,套出秘密,参孙在梦中被剃光了头发捆住了手脚,后被挖去双眼,遭到百般凌辱。在一次盛典上,参孙被捆在两根大柱子中间,任人戏弄。痛苦不堪的参孙虔诚地祈祷上主再次赐予他摧枯拉朽的神力,以报仇雪恨。在主的助力下,参孙长出了新发,力量重新回到身上。他怒吼一声挣断索链,推倒房柱,顷刻间大厦塌毁,他与七八千个敌人同归于尽。参孙之死,悲壮惨烈,流芳百世,他因此成为古希腊的大英雄,也是巨人和大力士的代名词。

参孙巡街活动始自14世纪,而今,巨人形象不仅来自参孙,随着时代的演变,又添加了新的内容,有的源于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其他英雄,有的代表当代一些地区的知名人士,历史文化就在这些好玩的民俗活动中得以保存,同时也成了祈望丰收的节日游戏。这一传统活动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,“五一”节除了举办传统民俗活动外,还组织市民在市中心集会,捧着花篮举着旗子唱国际歌,纪念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死者。其他左派政党也借机举行游行活动。

在各式各样的“五一”节中,要数捷克的“五一”最为浪漫,因为这天也是情人节,这一历史已经延续了几百年。樱花盛开的时节,恋人们在粉色的樱桃树下亲吻,倾吐自己满怀的爱情;到布拉格的贝特林公园,为浪漫主义诗人卡雷尔·马哈的塑像献花,彼此拥吻着吟诵马哈的《五月》——

那是五月初一,深沉的黄昏,
黄昏的五月——爱恋的时辰。
斑鸠加入了求爱的合唱,
在那雾湿的松树丛林,
沉静而痴情的青苔低声细语;
……

然而,由于新冠疫情暴发,从去年开始,包括“五一”在内的各种节日聚会都被取消,美好的时光似乎离我们远去了。人们只能默默祈祷平安早日到来,盼望世界重新恢复快乐和欢笑,又能够眺着唱着进入五月之春。

这群傻帽儿!

戴老板站在村前那条干涸已久的河岸上,冲着村子的方向愤愤地骂。戴老板骂的是全村的人。他骂他们,是因为他们有眼不识泰山,太不把他这个大老板当盘菜了。他一个身价十多亿的大老板,回乡祭祖却没几个人搭理,就连亲戚朋友,见了面也只是礼节性地寒暄,竟然没有一个人请他吃个饭什么的。前些年他回来时那种前呼后拥,请他吃饭都排队的场面,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呢!好像所有人的热情,就像眼前这条小河一样,断流了,干涸了。

戴老板眯起眼睛,看着眼前这条河,但见河床砂石裸露,荒草丛生,就像一条死蛇横亘在田野上。可怜的小河,你怎么说干就干了呢?他感到心在隐隐作痛。看着看着,他忽然发现河水又汨汨流淌起来,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在水里嬉戏着,许多熟悉的老人,站在河岸上说着笑着;少年的他,青年的他,轮番出现在河水里、人群中。他眨了眨眼,幻觉消失,眼角却流下几滴清泪。

快晌午的时候,终于有人来请他吃饭了。这人是他的堂弟,也是他的发小戴老四,昨晚刚从城里儿子家回来。请他吃饭的地点就在村里的张家饭馆。戴老板从街道上走过,这才注意到村里的房屋一座比一座漂亮,路旁小卖店、饭店、棋牌室一应俱全,还有个小平场,上面装着体育器械,猛一看,宛如城市一角。看来家乡变化还真是不小。前些年他回来的时候,可没有这股气派。

张家饭馆不大,但挺干净。开店的年轻人他根本不认识。村里很多人他都不认识了,但一说是谁谁家的,立刻恍然大悟。二人坐下,点了几个菜。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他,竟然觉得很顺口。几杯酒下肚,戴老板就发起了牢骚。说村里人没良心,那年他回来,还为小学捐过10万块钱呢,如今回来却没人搭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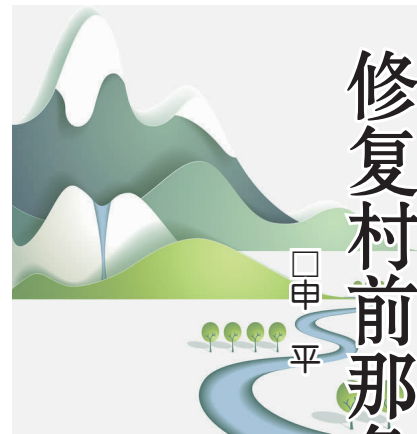
戴老四就哈哈笑起来:哥啊,那时候,村里不是穷吗,你回来大家都把你当宝。如今我们都脱贫致富奔小康了,你肯定就没那么香甜了。现在我和你,就是钱多钱少的区别,你也不用太把自己当回事吧。

一听这话,戴老板的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,优越感顿失,仿佛从天上掉到地下。他心有不甘地说:这样说,我在村人心中也没啥地位了呗。我还寻思怎么为家乡做点贡献呢,看起来是自作多情呀!

戴老四说:做贡献,你以前不是做过了吗!再说你都大老板了,还在意村里人怎么看你干啥?

那必须的!谁叫咱从小在这长大呢。咱不差钱!我还真的就不信了……

哎呀,现在想做贡献,其实也挺难的。你像修个桥啊铺个路呀,这些都有人做过了,小学校也合并到乡里去了,你还能做啥呢。算了,要是你



钱多用不完,你就挨家挨户发点钱呗。哈哈,你发钱谁都不会骂你,保证还会把你当尊神。

还会发钱,我傻啊!一连几天,戴老板一直在村里村外转。他这时已经放下了大老板的架子,感觉轻松多了。他主动和村里人聊天,也到村委会、乡政府去过了。听人说,同时自己也感觉到,现在人的日子虽然好了,但是毛病还是不少。有人除了钱,啥啥都不以为然,啥啥都不信了。他们的精神也像那条小河一样,干巴了。

有个想法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了。这天,他把戴老四喊到小河边,对他说道:老四我问你,假如我想办法把这条河给它修复了,你觉得怎么样?戴老四好像被吓了一跳,他说:我没听错吧,你修复这河,那得多少钱呀,一个亿,两个亿,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啊!

戴老板说:那怎么办,难道咱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母亲河这么干下去吗?再说了,一座村庄,怎么能没有一条河流呢!

戴老四大瞪两眼看着他说:哎呀哥,你真的要这么干,没开玩笑?我开什么玩笑!我就是想知道,村里人会支持我吗?

这个嘛,我可说不好,现在这人的不好说。我问你,你这么做图啥呢?

戴老板大喘了一口气说:不图啥。也就是图个心安,让乡亲们得福气吧。

戴老四眼睛眨巴了半天,说:哥,我实话实说,你干这事,人家会说你是有钱烧包的。修复一条河,那得多难呀!你有这个钱,还真就不如发了……发你个头吧!你先表态,你,到底支持不支持这事?

我……当然……也许……大概吧。

老四,你看你那出息!你忘了咱俩年轻的时候——对,就是高中刚毕业那几年,都曾发誓改变家乡面貌了?我修河,你不支持谁支持?!

戴老四面红耳赤,对着干河套了点头。

德奥“五月”节

□安静(奥地利)



巨人巡街

形各异,从两三米到四五米高不等,有的戴头盔持利剑,威武雄壮;有的金发碧眼,端庄贤淑;有的矮胖迟钝,滑稽可笑,在音乐中且歌且舞、且行且停,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欢乐,更展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。

参孙的故事源自《圣经·旧约》中的《士师记》,英国文学家约翰·弥尔顿曾以此题材写了一首《力士参孙》的长篇诗歌。



父影琴踪

□杨清茨

黄昏一人在街头散步时,蓦地听到一首熟悉的曲子,悠扬,哀怨中带着丝丝缕缕的苍凉……

记忆中,我所触摸的第一件乐器就是二胡。7岁那年,父亲将一支精致小巧的奚琴轻放于我手上,从最简单的二胡指法入门到弓法、开弦、持琴、持弓、按弦、音准,手把手直至教会《二泉映月》。他常对我说:“弓子功夫要学好,如同房子打地基。端平握腕要灵活,摆在琴筒拨住弦,换弦无痕是关键……”

每至夏夜纳凉之时,父亲尤喜在小院的葡萄架下,摆上一把可以半躺的老式凉竹椅。着上柔软的丝绸中式家居服。汉白玉的小石几上用冰水凉上几片西瓜,燃上一支熏香,便端正身板架起二胡,悠悠然开始“吱吱嘎嘎”拉起来……

幽幽的琴声在清静的夏夜里总会飘得很远。时而如高山流水,时而如叹息,如泣如诉,欲断又连,时而三弦一声紧似一声,低沉中蕴藏着优雅。附近的居民常会跑来我家院子围成一圈听父亲拉二胡,他们是父亲忠实而虔诚的拥趸。

微风时袅,月上中天,皎洁温润,连蛙叫蝉鸣似乎都听不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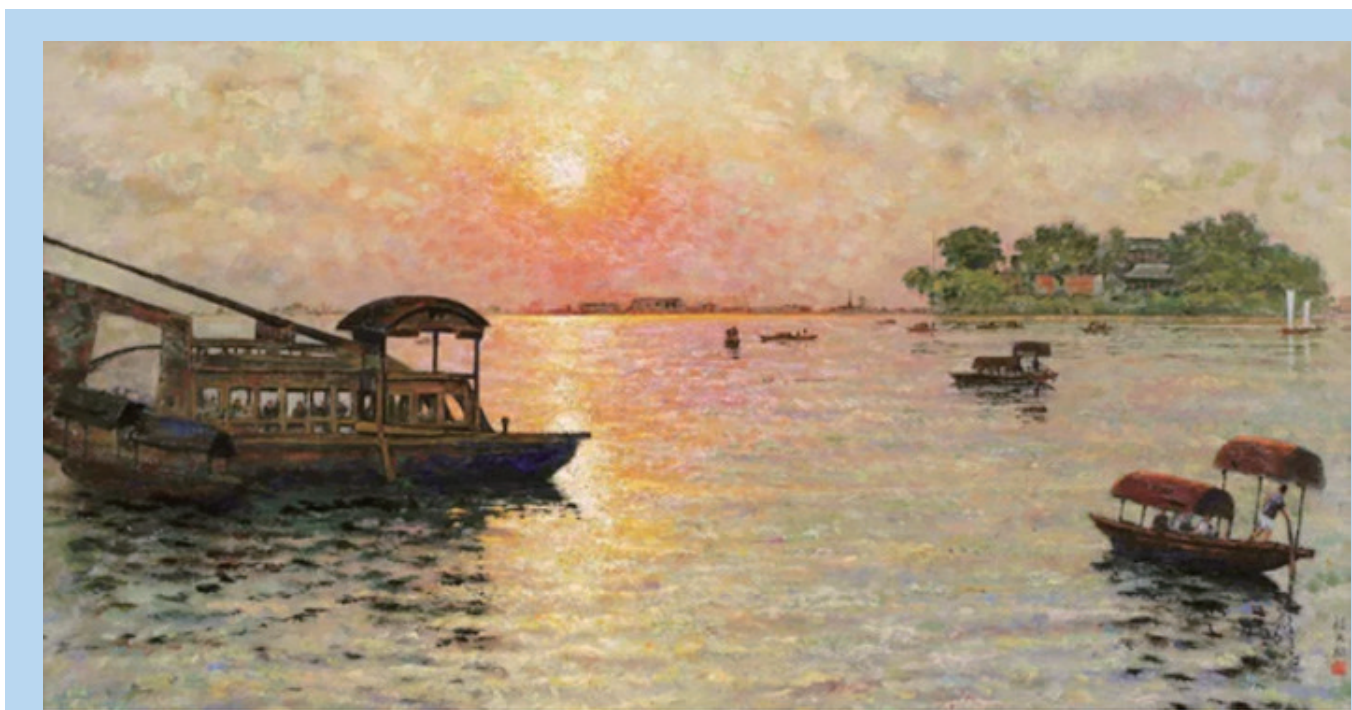
憨厚朴实的人们或坐着矮凳,或蹲在地上,静静地听着,不敢发出一丁点嘈杂声。若是带着孩子的,有调皮喧哗的,大人就赶紧拿手捂住孩子的嘴,或是一脸愧疚地将孩子拉回家去。

这时母亲往往会从屋里抱出更大的西瓜,切开招呼大家一起吃。

触习二胡的第8个年头,我已至及笄之年。生日当天,父亲拿出一把崭新的二胡交到我手上,六角圆筒,琴杆是暗红紫檀木做的,映射出油汪汪的清光,轻弹几下,灰金色华丽花纹的琴膜,坚实而又弹性十足。

望着琴筒口前的膜片,我突然下意识地问父亲:“阿爹,这琴膜是什么做的呀?”父亲温柔地摸着我的头,眉眼洋溢着温和而明亮的光芒:“鳞片,只有好的鳞片才能做出这等完美的琴膜,大鳞片尤佳,这把一两百元!现在价格越来越贵,不好找了。”

而今,父亲已逝十余年,我常常站在父亲的书房里,一遍遍翻阅着父亲生前留下的书籍、笔记、字画,愣愣地呆上半天,心里空落落的。我只有在一张张老照片里,在无数次泪水打湿枕头的梦里、在悠扬如泣的二胡琴声里,寻找父亲的踪影,时常感觉父亲一直在身边。



新天

南湖(油画) 颜文樑作